

树犹如此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94274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942741>.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Character:	King Wu of Zhou Ji Fa,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 殷郊 , 姬发
Additional Tags:	纯爱无敌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9-08 Words: 20,400 Chapters: 1/1

树犹如此

by [Pinky](#)

Summary

苦海迷途去未因，东方过此几微尘。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

一些两个人转世之后的故事

Notes

前提殷郊和纣王一起焚于祭天台上，转世之后殷郊姬发两个人又相遇相知，总之是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纯爱小故事。

0.

自封神榜开榜，天地间闪出一道亮光，好一大帮人便被一股清气从地里拉了出来，好的坏的老的小的英年早逝的，一股脑儿被拉在了一起。

清气上升，浊气下沉，也不知当年创世花了多久，众人大眼瞪小眼，非常缓慢地向上漂，期间偶有亲人爱人相认凝噎两眼泪汪汪的，仇人见面眼红直接打起来的，面面相觑尴尬一笑的，总之形形色色鸡飞狗跳地随着清气上升，一重，两重，三重，直朝那九重天之上去了。

仙山楼阁，瑶草琪花，殷郊在途中迷迷瞪瞪顺手把崇应彪打了一顿之后便从一片虚无中到了这儿。

“这便是九重天吗？”

“我怎么知道！”

崇应彪捂着头心想怎么当了神仙还他妈的会疼？

殷郊正茫然地四处打量，闻声低头，一看着是他心里登时就直冒火。

当年要不是这王八蛋临门一脚，自己早被救出去了，现在看见他脖子就隐隐作痛，没忍住问道：“你这混账坏事做尽怎么也上来了？”

“我北伯侯自有福缘在此！”崇应彪吹胡子瞪眼地回道。

殷郊仔细回想，后来随武王讨伐殷寿也没看见他，莫非真是人不可貌相，这王八蛋竟然是个为主献身的忠臣？

“你是怎么死的？”

“别提了。”崇应彪听罢泄了气，冲他摆摆手，“咱们同天死的。”他心想就咱俩先后死得空档都不够你们家吃顿饭的。

“姬发没救得了你，骑马跑了。我一时得意忘形去追他，这小子看见我直接杀红了眼，我一身盔甲，他一身麻衣，没成想硬没干过他，被他一剑封喉了。”

殷郊不自觉微微一笑：“你真是不自量力，难道忘了以前姬发在质子营打架那不要命的样子吗。”

姬发这个人平时四平八稳，遇事冷静沉着，可有些时候却倔得要死，一旦认准了，八匹马都拉不动。哪怕把他全身骨头打折，就剩一只手，他也要看清楚你在哪，然后用那只手朝你爬过去。

崇应彪虽然还是那副臭脸，眼中却是毫不掩饰的佩服：“所以这小子还真是当英雄的料，我算是服了。”二人转头相视一笑。

“既然众神封名，封神榜已开榜，那天下共主应该业已即位了吧。”

殷郊不由自主地朝云间望去，遥遥的天界人间，只见其中仙境云雾层层叠叠，云端又有仙山楼阁，金砖玉瓦，天台路迷，仿佛虚无缥缈，空旷寂寥令人心生惆怅。纵使人间张灯结彩，万民欢腾，那歌舞升平之景又与此地的冰冷孤寂何干。

他心中自嘲地笑笑。

此去人间万里，怎是区区望眼可穿？

1.

一张封神榜，将天上人间搅得天翻地覆，然而神仙之上亦有天道，千年时光，时过境迁，沧海桑田，饶你是人间帝王还是天上神仙也难逆时间过境。

唯日升月落，四季更替亘古不变。

如今人间，又到了夏季。

殷郊攀在操场大树下的爬架上，将前额枕在手臂。此时骄阳似火，热辣的午风带着一点胶皮气味吹得只让人头脑发胀昏昏沉沉。风时停时歇，不时从他全身的毛孔里渗入，叫他本就烦闷燥热的心愈发地不耐烦。鼎沸的人声逐渐消散，偌大的空地上只有热气蒸腾的声

音。

晒了半个小时，他的大脑缺少冷却，迷迷糊糊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没给人通知到位，白白在这冒了半天傻气。

燥热让他的思考怠惰，他有些自暴自弃地继续等待着。

午时空气热胀，股股热风汇聚成团，云遮日影，似乎风里开始夹杂着一些凉爽了，忽得耳边陆陆续续又炸起一阵蝉鸣，然后他感觉自己的胳膊被人轻拍了拍。

“你找我？”

人除了在死时的走马灯，很多时候是凭借无数个片段捻丝成线串联起一生的。这些线的颜色不同，粗细也不同。就如这一刻，殷郊抬起头，看见姬发站在眼前。此时好像热风又吹回来了，太阳漏出一角，灿烂的光洒在他脸上，拨弄着他脸上那些属于少年的年轻的、细小的绒毛。殷郊这时还不知道，这一瞬间此时便在他的脑海里默默化作了一条极细的、金色的线，从看不见尽头的过去蔓延而来，又一直伸往到他看不到的未来而去了。

“对。”

殷郊用手摩挲着被晒得发烫的胳膊从爬架上缓缓下来，顶着晕乎的脑袋软软地站在地上，上下打量了一下眼前人。

运动鞋、黑色校裤、白色衬衫。衬衫的白领正在空中肆无忌惮地乱飞。再往上，略微撅着显得有些倔强的嘴唇，高高的鼻子，还有野蛮生长的浓眉下那双眼睛。他的打量也停留在了这双眼睛上——一双安静的、属于夏天的眼睛。

天太热了。

他不由得晃晃脑袋，正色道：“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姬发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殷郊尽量放缓语气问道：“你是不是欺负同学了？”

他听罢瞪大眼睛，看着殷郊好大一会，垂下头小声说：“我没欺负他们……是他先说我妈妈的。”

然后抬头红着眼眶看着他：“是他们一群人欺负我一个。”

怎么回事，正午的骄阳似火，鼓起阵阵炙热的风，本是最讨厌的，可是此刻打在殷郊的胸口上，却像是在心头含了一口薄荷，凉丝丝的。

他的刘海儿被风吹乱了。

殷郊不合时宜地想。

他不由自主地伸手想帮他理一理，指尖碰触到他额头的一瞬间，感觉他激灵了一下，而后飞速地退后了一步。

于是他的手停在空中，只能手足无措地假装上下挥了挥，干巴巴地笑了两声：“你刘海儿剪的挺好看啊。”

难道天气太热真能把脑子热坏？殷郊这时开始绝望地在脑子里想些有的没的来逃避现实。

他正在头脑风暴，却感觉掌心一热。回过神来发现这小子竟然走上前把他的额头贴在了自己手心里，此刻正小心翼翼地向上看着自己。

天上的云遮来遮去，终于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最后老实地变成了黑棉花一样的大块儿乌云。云中酝酿翻滚的闷雷声海浪一样一波一波地从天边滚到殷郊的耳边，又顺着骨头传到他的脑袋里，把他的脑花震得稀碎。

好大的雷声，震得脑袋好晕，是地震了吗，怎么天旋地转的？

殷郊感觉自己好像变得很轻，又有点累。

“谁把灯关了？”

好黑啊。那就睡觉吧。

殷郊依稀听到自己睡着前有人大声地一遍一遍喊着自己的名字，那声音有些颤抖，看来声音的主人很恐慌。他觉得这场景似乎有些熟悉，于是抬起手想拍拍那个人，但他不记得最后成功了没有。

2.

殷郊此时正在一片海里游泳。他好像正在海的中心，辨不清方向地胡乱游着，早已筋疲力尽。浪头一个接着一个，他应接不暇，喝了一肚子海水。海水又咸又涩，他的嗓子眼儿直发苦。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这里，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人来救他，又生气又委屈，满肚子的海水此刻都化成眼泪又回到海里了。

这时他听见空旷的海面上有人在憋不住地笑：“殷郊，你的头呢？”

心里不由得冒起邪火，马上抬手想要指着自己的脑袋给他看，却发现什么都没有。低头一看，原来只有孤伶伶一个脑袋飘在海面上。

“别忘了你要找的东西。”

殷郊猛地惊醒坐起，一把扣住自己的脖子，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班长，你没事吧？”

殷郊转过头正对上一双满是关切还带有一丝担忧的眼神。

感觉鼻子里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他四处打量，发现自己正躺在校医务室。

于是他动了动四肢，好像除了刚才一下起猛了有些头重脚轻，并没有什么大碍。

“医生说你是中暑了，喝点水吧。”

他懵懵懂懂地接过杯子浅浅地喝了两口。

怎么是咸的，和刚才梦里喝的一个味儿。他不禁拧紧了眉毛。

“中暑了要喝淡盐水，你再多喝点。”

这时殷郊迟钝的大脑终于开始缓慢地运转起来了。这么热的天，自己不仅没把事情处理完，还把人家的时间给耽误了。

“不好意思，真是麻烦你了。”殷郊将杯子放在一边，满脸诚挚地向他道谢。

姬发听罢扬起眉毛冲他明媚地笑了笑：“没关系，我一直都很崇拜班长，能帮到班长我也很

高兴。”

殷郊错觉有只小狗在冲着他开心地汪汪叫。于是心里那颗膨胀的种子好像久旱逢甘露一样一口气蹿了几丈高，不由得拿出他班长的派头来：“是吗，哈哈！你刚转来没多久吧……”

还没说完，只听见叮铃桃榔地一阵噪音，鬼子进村的阵势一样，门直接被拍在了墙上。

“班长！你没事吧！”

几个人风风火火地挤进这个本来就不大的医务室，蒸腾出的热气烤得殷郊脑袋嗡嗡的。

还没等他说话，姬发便扭头瞪着他们几个喝道：“你们小声点，这是医务室。”

“好好，不好意思。”

那人略带歉意地应了两声，抬头一看突然瞪圆了眼睛。连忙指着姬发道：“班长，就是他，就是这小伙子上次给我们揍了一顿！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殷郊循着他的目光落在姬发脸上，姬发好像是心有所感，也抬眼一脸无害地看着他。

殷郊心里纳闷，不应该啊，这看着也不像能打架的人啊。

“班长，那天人太多我就一不小心踩了他一脚，这小子扭头就给我一头槌，都流鼻血了。”他一边说着还心有余悸地摸摸鼻子。

“这我兄弟们能忍吗，几个人直接撸起袖子冲上去，结果都让他给撸地上了。”

殷郊询问似的看着姬发，见他默默地低下头，便又回过来问道：“那你们当时说什么没有？”

“没有吧？”后头有人扯了扯他，小声嘀咕了几句，他便恍然大悟道：“当时是说了句‘妈的，不好意思’，但是我没有恶意啊，就是感叹一句。”

殷郊听罢叹了口气，抬手示意他过来，附在他耳边轻声道：“他母亲去世了。”

那人的脸顷刻变成了苦瓜色，愧疚肉眼可见地在他面上扩散开来。

他连忙冲着姬发煞有介事地鞠了一躬：“对不起啊，同学，我真不是故意的。”

殷郊扯扯他的衣角，姬发回头看他一眼，然后也冲着对方深深鞠了一躬：“这事不怪你们，我没真生气，就是一时冲动，希望你们原谅我。我下次再也不会揍你们了。”

殷郊乐得见这种阖家幸福的场面，不由得露齿而笑：“以后咱们还是好同学，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几个人忙不迭地点头。殷郊看了看时间道：“时间也不早了，你们赶快回去吧，下午还有课呢。”

互相挥手告别，风风火火又是一阵，等殷郊揉了揉脑袋再睁开眼，发现姬发还坐在旁边。

“怎么，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姬发摇摇头，想了想又点点头。

“你说。”

姬发睁着那双澄澈的眼睛，认真地问道：

“你对所有人都这么好吗？”

殷郊哭笑不得地回道：“我是班长啊。”

“那你不是班长就不会这么做吗？”

这回轮到殷郊想了半天，而后同样认真地点点头：“会。”

随后又无奈地笑着摊了摊手：“我也没做什么啊，你才是帮了我大忙。”

姬发再次摇了摇头，这次用一种十分坚定的眼神看着他：“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

外面酝酿了许久的雨将下不下，这一会儿竟然烟消云散，留出一片万里无云的晴空来。树叶沙沙地响动，阳光流淌过其中的间隙又流淌过窗口，最终浸湿在姬发的脸上。殷郊心想，如果这是电视剧，此刻一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戏剧性节点，他几乎能听到某些称之为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咔咔地转动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你记得把水喝了。”

殷郊闻声回过神来连忙点头。

看着姬发缓步离去的背影，他突然又福至心灵。

“等一下。”

“嗯？”

殷郊咽了咽口水。

“你能不能帮我找样东西？”

3.

老式的家属楼，哪怕是外面骄阳似火，照得人睁不开眼，黑洞洞的楼道里也是阴凉的。裸露水泥里生长出来的锈蚀铁质栏杆插上一排腐朽的木头扶手，表面落满了厚厚一层灰，应该已经许久没人敢用了。

这样的老古董，多半是没有通暖气的，不过因为在市区内又是学区房，住户倒是满满当当。

此时殷郊正在其中一层踌躇，几次抬手想要敲门又放下。

有几个人上上下下几次，看他一直在这里徘徊，已经开始用带着一点怀疑的眼神打量他了。

殷郊在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件事别说告诉别人了，他自己都在心里犯嘀咕。

自从几个月前，他开始做梦。做梦倒是没什么，怪的是他每次梦见的都是一样的，有时候是自己穿着一身黄青色的衣服和一群人玩古代角色扮演，有时候是提着剑驾着马，在战场与人厮杀。最开始他还以为是白天学习压力太大，想想又在心里否定了，自己什么时候努力到让学习压到过？不过最后还是找爸妈要了片安眠药，在睡前掰了半片塞嘴里。

可是什么用都没有，这梦随着时间推移甚至愈发地真实。

他看着自己的剑穿过别人的喉咙，剑锋刺破皮肉的一霎那，好像一张鼓面破裂发出闷响，剑不停，之后便是骨头断裂时的脆声，从剑尖一直传至掌心再到他的心里。滚烫的血，顷刻之间洒在他的脸上，热乎乎的顺着脖颈流进领口。

马受惊，仰天长嘶一声，将他摔进战场的沙土里。兵戈交战，杀声震天，刀剑的冷光中他失了方向，不知谁的剑将插入自己的喉咙。

火光中，一匹战马破空而来。

“走！”

马上的人朝他伸出一只手。扬起的尘沙模糊了他的脸，让殷郊看不分明。只是火光中映出一点模样，在殷郊的脑海里刻下一双极沉稳的眼睛。

“班长？”

殷郊闻声转头，楼道里在阳光照耀下漂浮的灰尘到处乱跑，他的眼神顺着这有形的光移动着，定格在姬发的脸上。

于是便对上了他的眼睛。

“怎么来这么早？我不是说了回来的比较晚吗？”姬发一边掏出钥匙开门，一边想要将手里的塑料袋放在地上，殷郊回过神连忙接过。

姬发趁此抽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道：“你中过暑，还是多注意一点。我又不能时时刻刻在你旁边看着。”

殷郊听言一愣，自从姬发转来他们学校，两人相识还不过半年，怎么他说话却这么热络。

于是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他——他正略撅着嘴认真地鼓捣门锁。姬发似乎不是什么八面玲珑的人，平日里脸上也总带着一股倔强倨傲的神情。现在他对自己这样热切关心，如此反差不由得让殷郊在心中又对他生出几分好感。

“锁很久没换了，不好开。”姬发一边略带歉意地朝他笑笑一边拉开门，侧身示意殷郊进去。

家属楼的老房子格局都大差不差，这间屋子算得上是缩小的一版，不过若是一个人住，却可以说大得有些空旷了。

殷郊一进门映入眼帘便是一面粉刷得整整齐齐的白墙，上面有几块大大小小的方形痕迹，可能是年代久远，已经不太明显。

殷郊脱口而出问道：“这墙以前是干什么的？”

姬发背对着他将门缓缓合上：“挂全家福的。”

锁回位，发出咋擦一声。

殷郊闻言一动不动，紧绷着下颌，在脑子里狂扇自己耳光，心想殷郊啊你可真会哪壶不开提哪壶，嘴上小声说道：“对不起。”然后感到他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

他看着姬发也转过身来，面对着空空如也的墙面喃喃道。

“父母去世后，我就把他们的照片收起来了，这样就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已经没人会真心

待我了，我不能依靠别人来帮我。”

殷郊面色凝重地看着他，沉默良久道：“只要你需要，我会帮你的。”

姬发并未理他，被沉默放大的尴尬让殷郊感到心中有些扑空了的失落感。

他就知道自己说话直来直去，总惹人伤心，若梦里都是真的，前世自己最后是因为这张嘴才死的也说不定。

“你说要我帮你找东西？”

“对！”殷郊带着一丝愧疚连忙答道。

于是殷郊向他讲了折磨自己许久的噩梦，又提到每次将醒之前梦境里都有人提醒自己去找一样东西，他思来想去，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个常常跟在自己身边的人。

“你觉得那个人是我？”

殷郊看姬发困惑地皱着眉问道，实在是觉得万分羞愧。这样光怪陆离的想法，换做是自己怕是已经掀桌而起了。

“我想应该是。”其实他并未看清过，只是模糊地感觉那是姬发。

真让他坐实这个猜测还是他晕倒那天。

他在之前一直觉得当年轻人有点什么精神问题都像是感冒似的小打小闹，自己多做点梦，根本不算事。可那日在操场的大树阴凉底下当着姬发的面晕倒，让他有点动摇了内心坚定的唯物主义，纠结半天最后还是觉得小命要紧，硬着头皮请姬发帮他。

“那要找的是什么东西？”

殷郊有点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应该跟你有关系？”

看姬发低头沉思，便又问道：“你最近有捡到过什么东西吗？”

姬发摇摇头。

殷郊露齿而笑：“没关系，这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你既然了解了情况，那咱们就从长计议。来日方长嘛！”

说罢他看了看窗外，太阳已经烧成了红色。

说起来也真是奇怪，夏天的太阳在漫长的白昼里都在生机勃勃地燃烧，可一旦到了时间，就好像是因为害怕失去白天，绝望地在黑夜到来前把自己迅速地燃尽了。

他没由来想起梦里那个面容模糊的人。

“耽误你这么久，天都黑了。”殷郊说着起身拎起书包。

“我就先走了。”

说罢又想起什么，从书包里掏出纸笔来写了什么，撕下递给姬发。

姬发接过来看到是一串数字。

“你要是有什么要我帮忙，就打电话，千万别客气。”

殷郊错觉姬发似乎是冷笑了一下，眨眼再看却依旧是那副沉稳的模样。

“谢谢你。”

殷郊觉得气氛又变得有些僵硬，真诚地认为自己在聊天方面真是天赋异禀，于是抬手挥了挥，道了声再见，便准备离开。

没成想却又被叫住。

“要不留下吃顿饭吧。”

他登时心头一动，马上收住脚步，回身茫然地点点头。

4.

也不知道姬发给饭里加了什么好佐料，还是那张脸看着下饭，这一顿算是给殷郊吃美了，以至于乐极生悲，当天晚上翻来覆去做了一夜的梦。

梦中月明星稀，夜空晴朗，自己身处于极精致的院落中，徐风吹拂，落英缤纷铺了满怀，周遭又有琴声相伴。琴声悠扬婉转，如潺潺流水，情意绵绵。

殷郊正暗自赞叹这音律动人心弦，非人间俗物，一低头才发现原来出自“自己”之手。

一曲终了，余音缭绕，“自己”转头朝身后似乎已站立许久的人莞尔一笑，那人看不清面貌，殷郊却心知他眼中神采必然灿烂若点点星辉。他回之一笑，极尽温柔，恍然间如清风徐来。

殷郊怔愣片刻，正迷醉在这美色中，忽听得满树的叶子沙沙作响。

于是抬眼，看月满如盘，月光在枝叶间闪转跳跃，恍若玉碎，而后越发明亮耀眼，彼此融合碰撞，逐渐响起金革之声，竟溅起点点火星，将树叶引燃，渐渐地，整棵树开出片片如花团般的火焰，燃烧的爆响在夜空下如漫长不绝的呻吟。

火光蔓延，周围的一切都被波及，连殷郊自己也燃烧起来，不知烧了多久，待最后一点烟火散尽后，他便身处于一片烧得污黑的废墟中，轻轻走动就可扬起厚厚的烟尘。他捂着鼻子四处游荡，百无聊赖之际，忽然看见似乎有一人伏在地上。他走上前去，定睛一看，这人佩金带紫，袞衣绣裳，身份地位看起来极高，可是此时却趴在地上不知道在干些什么。

他有些好奇，又走进一点，风静声止，万籁俱寂，只闻那人柔声道：“朝歌变了样子，你怕是认不得了。我在这里种一棵树，来日你可借此来寻我，到时我再伴你抚琴。”

那人双手置上最后一捧土，却仍未站起，久久地斜跪坐在地上。

殷郊想起曾经他在马上意气风发，神采奕奕的英姿，又看他现在衰毁骨立的样子，实在不忍想要上前去扶他，却直直地从他身上穿过，只听见他细若游丝，微微发颤的声音。

“你一定要来寻我。”

殷郊醒了，只觉得感觉脸上凉飕飕的，用手一摸才发现自己已泪流满面。此时心中终于传来迟钝的疼痛，如刀绞一般。

夜晚静谧无声，只有月光如水，轻轻地抚摸在他脸上。他抬头直勾勾地盯着月亮。

千年之前，他夜晚辗转难眠时，你也曾在他身上洒下这般似水的柔情吗？

殷郊最近一直都精神恹恹的，提不起精神。他心中纳闷，自己只在梦里见过那个人几面，每次却都大悲大喜，被激起极其汹涌的情绪。难道自己已经到了少男怀春的年纪，找不到女朋友就移情了梦中情人吗？这也太荒谬了。不过仔细想想，自己潜意识觉得那人是姬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难道自己暗恋姬发？

“你说你暗恋谁？”

殷郊被吓了一跳，跳起来捂上那人的嘴：“我暗恋你个头！你没事瞎听什么？”

同桌扒开他的手，委屈巴巴地说“你这一页都看半小时了，我以为有什么好看的呢。”

殷郊不禁悲从中来，自己一直学习优秀，工作认真，品德高尚，尊老爱幼，十来年广受邻居叔叔阿姨的好评，同时忍辱负重接受他们家孩子恨恨的目光，如今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上课发呆，下课就睡，有空就做点有早恋倾向的白日梦，实在是堕落了。

“班长，你是不是喜欢上谁了？跟我说说，我有经验，帮你出出主意。”

殷郊看他一眼，心想臭小子我还不知道你憋什么坏水。

“你谈恋爱我帮你瞒着，你还想抓我把柄？怎么，你想篡位啊？”

那人嘿嘿笑两声。殷郊佯装伸出拳头要揍他，两人嘻嘻哈哈，追逐打闹，余光似乎瞥见了人在看他。

于是他抬眼望去，看见姬发正靠在门边望着他们。看见殷郊投来的目光，他浅浅地回了个笑容。

那笑容可以称得上春风化雨，殷郊却不知为何感觉后脖梗有些发凉，不自觉松开了锁人喉咙的胳膊。

午后殷郊百无聊赖地蹲在树下的阴凉里，看着操场上顶着大太阳散发荷尔蒙的男男女女。

篮球落地的砰砰声和胶皮地板摩擦的刺耳响声，在空旷的午后回响着。跑动的，跳跃的，碰撞闪躲，摔倒又爬起的，亮晶晶的汗水不要命地向外抛撒，满场的青春气息浓厚地能给巡逻的保安大爷掀个跟头。

又听见那边时而传来一阵欢呼，一个人影正完成扣篮落地，定睛一看，可不正是姬发。

他眯着眼睛瞧，这姬发又是三步上篮又是潇洒地带球过人，一套花里胡哨的，也不知道给谁看。又端详许久，暗暗觉得自己似乎也不比他差，怎么自己就没有这么些志愿啦啦队加油助威。

正郁闷着，那边也结束了。

他看着姬发抽空抬头远远地朝他打了个招呼，然后一边擦汗一边轻声细语地同几个女生说话。

等了半天大半场的人都走光了，才缓缓地朝这边过来。

“不好意思，你在等我吗？”

殷郊心想我刚来的时候你小子不就看见了？还演。不过还是勉强着扯出一个笑来：“对。”然后用下巴点点篮球场。

“你还挺受欢迎啊。”

姬发对这话似乎很受用，看着他笑得眼睛都弯了，却并未答话。

“改天教我两招啊。”

“你每天都来看，我就教你。”

这些啦啦队都不够，还要我跟个电线杆子一样杵在这？殷郊脑门直冒黑线。

“但是你今天不是来学习的吧？”

殷郊忙收敛神情，点点头认真道：“我又做了个梦。”

姬发一脸探究地看着他。

“我又梦见那个人了。”他顿了顿。“这次和之前的不一样。”

“梦里我在树下弹琴，他就在一边陪着我。”觉得有些不妥，于是他省去了两人含情脉脉相视而笑的部分。“后来不知道怎么就着了火，非常大的火，烧了很久，然后我应该是被烧死了。”

“你说我要找的东西会不会和打火机火柴有关系？”

姬发在听见他被烧死后变得有些不自然，三心二意地嘟囔：“也可能是被烧过的东西。”

然后突然意识到好像说错了话，又道：“我瞎猜的，可能是什么别的也说不定。”

殷郊点点头。

“他应该挺厉害的，看他穿的一身衣服，应该是个王爷贵族什么的。”莫非是那个人留下的信物？这都多少年了，他们俩不得去博物馆找？

殷郊随口开玩笑道：“那个人长得还挺好看的。”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委婉地拍姬发的马屁。

“哼。”殷郊却突然听他冷不丁笑了一声。

“他那么厉害，这么好看，还不是让你被烧死了。”

气氛陡然冷却。午风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穿来穿去，两人陷入沉默。殷郊又一次短暂地陷入对自己语言能力的质疑。

过了一会儿他实在忍受不了这尴尬的氛围，一边比划一边随口说到：“这树长得挺高啊。”

另一个人安静地听着。

“梦里我也看见过一棵树，听说有的能活上千年，都成精了。要是那棵树还活着，也有这么大吧。”

姬发看起来心情不好，只闷闷地嗯了一声。

“据说这棵树建校前就在这了，也不知道活了多久了。”

殷郊自顾自地说着，眼看着蔓延至地面盘根错节的枝条，突然如遭雷殛，心头一震，脑中

如炸开一束烟花，仿佛天地间沧海桑田一霎那在他眼前瞬息万变。他心中战栗，缓缓抬头，便看见如云般盖住整个天空的树冠，巨大的阴影将他拢在怀里，正密不透风地为他挡去所有的炙热。树冠郁郁葱葱，白云飘过，清风徐来，如海一般的枝条在风中一同柔和地笑着。

殷郊一时慌了神。

“我有事先走了。”

“什么？”

他没敢回头看就匆匆地逃走了。

在教室里坐了半天，他脑子还是在想些有的没的。于是扒着同桌的胳膊问道：“你相信人有转世吗？”

同桌正打盹，迷迷瞪瞪地被他从桌子上拉起来，看着他的脸思考了半天，正欲发火，突然想起什么，又换上一副深感同情的神情。

“兄弟，天涯何处无芳草，不要一棵树上吊死。这辈子总能找到喜欢你的。”

殷郊听完皱着眉把他摁回去：“你还是睡觉吧。”

如果自己是梦里的人的转世，姬发就是另一个人的转世？那么自己和姬发上辈子是什么关系？如今梦里让自己找的又是什么东西？找到以后又有什么用？

问题一个又一个的，想得殷郊头都大了，索性也趴在桌子上睡觉。

“同学，捡一下垃圾。”

“好。”

他闻声弯腰捡起地上的纸片，却越看越熟悉，随手一翻，心里一凉。

这不是留给姬发的电话号码吗？

5.

姬发听早亡的父母说过，他出生在一个雪夜。

那年冬季格外寒冷，接连几天雪一直断断续续地不停，房顶，树木，街道，目光所及之处白茫茫一片，天地寂然。他母亲突然破水，两个人在夜幕下急匆匆赶到医院，于是呼啸的风声里逐渐夹杂了痛苦的嘶吼，雪也越下越大，几乎要将世间的一切抹去。一直到午夜时分，广袤人间的某处医院里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仿佛是对上苍的回应，雪停了。蜷缩在疲惫的母亲怀里，他吮吸着此生的第一口乳汁。

久违的无限安静的世界，不待多久忽听得一声惊响。

父亲安抚地轻拍母亲的肩，裹了裹外套出门查看。天地之间，只黑白两色，什么都看不清。正准备转身离去，却被雪地一块儿黑乎乎的东西吸引。他弯腰捡起，发现是拇指大的

一块玄铁。天降玄铁，庇佑我儿，初为人父的他兴奋地放在兜里跑着回去陪伴妻儿。

后来母亲带姬发算命，毛坯的平房里点着香，窗户拿纸贴着，黑漆漆的环境里散不出的味道熏得他头昏脑胀，静默良久后瞎子师傅一边摸他的脸一边断言道，他上辈子地位尊贵，博爱众生，分心太多，此生注定寡情薄义，六亲缘浅，正如他出生时的雪中寒铁，难以捂热。他母亲眉头紧锁，一边帮他扇风一边问有没有办法破解。

当然没有。

他长大后想想，觉得那师傅应该就是个半吊子，若有真本事当年就该给他母亲也算算，告诉她她宝贝儿子克父克母，不如早早掐死。

父母意外去世后，他被远方亲戚收养。那家人对他说不上坏，只是再善良的心肠，到底不是自己亲生血脉。他难以忍受寄人篱下客客气气的相互折磨，满十六岁当天给人家结结实实磕了两个头，把赔偿金留下，闷着头拉着行李箱回到了小时候的家。

姬发自己明白，其实他觉得自己并非天生凉薄，只是能亲近的人太少实在不知道这么大的心能放下谁。说他六亲缘浅倒是实话，可是其他方面——这么多年他自己独来独往，倒比同龄人早早明白许多道理，予取予求，但从来没有无需代价的。一方面他没有多好的朋友，除了上学其它闲暇时间就出去打点工为以后做打算。另一方面，从小因为相貌待见他的男男女女多了，人家有意示好，他也见招拆招，无父无母的人，多认识几个人总没什么坏处。只是真心才能换真心，他也从未真的和谁好过。

大部分的人都是带着目的互相靠近，无可厚非，人生来有贪欲，欲望本身无错，他们又何错之有？只是有时候姬发也在心里想，既然人人都贴着假面有来有回，难道他们伪装下的真心就比他这个所谓天生薄情寡义的人多上几分吗？

他一直这样疑惑着，直到他离开养父母家，转学到现在的高中。

头一次见到这样完全裸露的一颗赤子之心，自第一眼看见殷郊，他就在心里这么默默地想着。

他并未和殷郊说过多少话，可能自己在他眼里和陌生人没什么区别。可他对自己偶尔友好的笑，就如同对朋友，对家人，对恋人，似乎他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热烈，这样平等。他的喜，他的悲，一切从那张嘴里，从那双眼睛里投射出来的都是赤诚真切的。这样的温度让他无端地希望能够靠近他，他第一次感觉自己的世界里那场从出生就未停止的大雪终于有了放晴的预兆。

可那天他把自己叫到操场上，痴痴地伸手要碰自己的额头。姬发霎时如坠冰窟——原来他和别人也没什么区别，一样被些肤浅的东西迷惑。姬发扯出一个微笑，像之前无数次一样假意迎合，那个人的手心是温暖的，却让他绝望地回到了那个雪夜。

他恨恨地想，这个人的一副假面竟这样无暇，他险些都要被欺骗了。于是自顾自地生着他的气，总远远地在背后狠狠地瞪他，每时看，每日看，时间久了，竟然发现无论如何也挪不开眼了。

姬发忍不住在心里一边又一遍地告诫自己，他没什么特别的，何必为此自顾自烦恼。可他看他奔跑，看他大声地笑，看他与别人嬉笑打闹，又不无心酸地渴望他身边的人是自己。

那天殷郊来到他家里，自己还是没忍住留他吃饭，那人缩手缩脚地坐下，一边找话一边小口小口地扒拉饭菜。姬发低头小声笑他这么大的个子还像小鸟啄食一样扭扭捏捏，又偷偷看他，心想这个人虽然也那么肤浅，呆呆的脑袋倒不是装出来的可爱，还会费尽心思编出一套梦中情人的谎话来哄他。

这么想着，又在心里恨自己没出息。那个人这样傻就算了，三番两次地来找，自己居然有

几分信以为真，还像个怨妇一样嫉妒他的梦中情人，然后默默在心里认定他喜欢长得好看的。

姬发以前从来没觉得这幅长相对他来说有什么用处，最多不过买菜的时候少几毛钱，大多数时候反而无端招惹是非，生出许多麻烦。可他如今每天都在上学前都要仔仔细细地对着镜子打量一番，想着要是能多出几分姿色，那个肤浅的笨蛋是不是能经常来找自己？

日复一日，当姬发终于可悲地意识到自己的反常时，绝望地想这个人是不是给自己下了降头或者什么巫术，还是他是神仙转世，怎么自己就像个傻子一样脑子里全是他。

他沉浸在矛盾中百思不得其解，直到那日殷郊又来找他。不同于之前，殷郊这次难得冷着脸跟他说话。他在校门口追上姬发，勉强冲他笑了一下，便沉默地跟在旁边不做声了。

姬发好奇地盯他一会，感觉他似乎是生气了，但是细细端详，又觉得他皱着眉头抿着嘴的样子也挺可爱的。

你没救了，姬发。

他痛苦地谴责自己。

殷郊一边走一边演技拙劣地低着头假装在检查人行道质量，姬发看着有趣，也故意不搭话。犹豫半晌，他才似乎终于鼓起勇气，问姬发为什么把自己的电话号码扔了。

姬发愣了一下，张嘴想告诉他自己早背下来了，留着也没用，可是这样又显得自己太掉价，想来想去舌头打结，竟一个字也没说出来。明明他平时也算逻辑敏捷，思维活跃，天大的事也处之泰然，这时候怎么又小心翼翼，拖泥带水的，真是郁闷。

“你是不是讨厌我？”他微微低着头，抬眼看着自己。

受不了了。

姬发觉得如果这幅楚楚可怜的样子也是他装出来的，那古时纣王被妲己迷惑也不是不能理解了。可是，妈的，人家妲己媚骨天成，小鸟依人，殷郊一米八的个子自己是怎么觉得他楚楚可怜的？姬发一边唾弃自己一遍抬头望天思考如何回答。

于是两个人像往常一样在谈话结束后陷入尴尬的沉默。

此时天气转阴，白云翻滚成灰色，街上行人匆匆，姬发觉得脸上一凉，心想这雨真是猝不及防，说下就下。他转过身想提醒殷郊，却在余光里发现一道寒光。

姬发看着冲自己刺过来的刀，心中已做好准备并无愤恨恐惧只剩一片苍凉。这辈子真够倒霉的，小时候没了父母，常年寄人篱下，还没找到真心相待的人，又要被疯子捅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遗憾。他还没告诉殷郊自己并不讨厌他，不仅不讨厌，还像神经病一样天天想着他。虽然殷郊傻乎乎的又有点肤浅，但是姬发能喜欢他似乎也没聪明到哪去。

这时眼前突然闪过一道人影。

殷郊他真的，姬发呆呆地想着，他还真是个傻瓜。

他可以逃跑，可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和自己不一样，自己这辈子这么倒霉已经不在乎这最后这一刀了，他为什么要冲过来推走他。

歹徒被路人摁在了地上，殷郊受伤倒在了地上，血从躯干蔓延到领口，姬发眼睁睁地看着，先是感觉是一阵头晕目眩的失重感，待他重新站稳，心脏传来从未有过的被撕裂的疼痛，他冥冥之中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痛苦恐慌疯狂地撕扯他，漫上心头一种熟悉的无力

感让他窒息。

姬发闭上眼甩了甩头。

不行，他还什么都没干呢。殷郊的梦中情人和他难舍难分，而他们两个甚至都不算好朋友。

你别想跑。

他一下子冷静下来，掏出手机叫了救护车，然后跪下来摁住殷郊身上的伤口，贴着殷郊的耳朵凶狠地大声喊道：

“你不是说我是什么人转世吗？我告诉你，我和那个胆小鬼可不一样！我无亲无故，什么都不怕！你要是敢死，我就一头碰死在你坟前，上天入地，哪怕你是神仙，我也要做最狠的怨鬼，把天捅个窟窿拽你下来！你听见没有！”有那么一瞬间姬发觉得这些话似乎早就藏在他的脑海里，在心里已经埋了已有千年之久，直到现在才终于能肆无忌惮地说出口。

殷郊睁开眼睛疲惫地冲他笑了笑。

6.

殷郊许久没有过这样酣畅的睡眠，睁开眼的瞬间只觉得神清气爽。盯着天花板发呆了一会，感觉口中干渴，便抬腿想下床倒杯水。

这一动不要紧，万蚁噬咬般一阵酥麻感瞬间从小腿顶上他的四肢百骸，将他钉在原处不敢动弹。

心中困惑，往下一瞅，一个黑漆漆的脑袋正垫在自己腿上，因为自己刚刚的动弹，缓缓地抬了起来，从碎发里漏出一张略带憔悴的苍白小脸。

那小白脸迷迷瞪瞪看了自己一眼，懵懂的眼神逐渐清明，而后惊喜地双手捧着殷郊的脸左右看了看说，你终于醒了。

姬发在殷郊受伤后手足无措，兵荒马乱中却没忘了紧紧跟着殷郊上了救护车，颤抖着抓着他的手一直在他耳边叫他不要睡，如此这般对他说了一路。

最后一个护士实在看不下去，告诉他没有伤到要害，只是失血过多加上过度疲劳晕倒了让他放心，他却还是不肯放手，直到尘埃落定殷郊稳稳睡在病床上，他才松了一口气陪在他身旁等他醒来。

姬发盯着看了许久，终于恋恋不舍地放下贴在殷郊脸上的手，又紧张地问他还疼不疼。

看他在自己身边嘘寒问暖的，殷郊心里好似泡了蜜水一样甜滋滋的，不自觉露出一个阳光到略带傻气的笑容。

“一点也不疼。”

姬发闻言喃喃道那就好，那就好。

他理智上明白殷郊并未有性命之忧，可是只要殷郊脸上沾着血迹的样子映在他的眼里，他就觉得心脏好似被攥紧，从灵魂深处滋生出无限的绝望，令他万念俱灰。

殷郊也上下打量他一遍，见他毫发无伤后放下心来，心中升起一丝疑惑问道。

“那个人你认识吗？为什么捅你？”姬发摇摇头。

“说是家里有变故，刺激太大精神失常了。”他虽是神色如常地如此回道，心中却想假若殷郊今天不能醒来，自己怕不是就直接带着那个疯子去找他了。

“那倒也是可怜。”殷郊自言自语道。

姬发想自己兴许上辈子欠债太多，今生一直坎坷不平，早就看开了。可是若他的晦气牵扯到别人，尤其是他——抬眼看了躺在床上的人一眼——他是万万不允许的。

想到这他有些灰心，他渴望能日日和他在一起却又想他离自己远远地过得平安幸福，矛盾心思绕成一团，他干脆别开眼睛，装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说，东西找到以后你还是别来找我了，我命中带煞，以后你会倒霉的。

虽然这么说着，脑中却乱糟糟一团，万般滋味从心中掠过，只满心纠葛地等着殷郊开口定夺。

“这不是巧了吗？”

姬发心想这算什么意思？

“我出生的时候天生异象，有七彩祥云，人家告诉我妈这是皇帝投胎来了。我从小还真就运气爆表，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你说你倒霉，那咱们俩不正好抵消了吗，你以后就跟着我混吧。”

殷郊一双眼睛睁得圆溜溜的，是毫不掩饰的真诚，却仿佛流转着无限吸引着他的光芒，让他挪不开眼。

“不。”

殷郊没想到会被这么干脆地拒绝，愣了一下，满脸挫败地皱着脸思考着，似是想到什么忽然恍然大悟般地瞪大眼睛，小心翼翼地问道：“你真的那么讨厌我？”

如果心情好的话，姬发会说这是蠢得单纯可爱，可现在他只想赶紧堵上这个笨蛋的嘴，让他别再说令自己愈陷愈深的蠢话，最简单的就是通过物理方法，于是他俯身咬住了殷郊的嘴唇。

满意地欣赏他本就瞪着的眼睛又大了一圈，面颊上升起一片绯红，姬发放开了他，看着他缓缓说道。

“你有那么多个朋友，我才不稀罕。我只当你唯一的一个，你有什么位置还是空缺的吗？”

殷郊还没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眼神呆滞地回答道：“我还没有女朋友。”

“女朋友？男朋友也没有吧？那就我了，不过女朋友你以后也别想了。”姬发看他还是一片茫然，抬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你愿意吗？”

殷郊想不到自己仗义出手居然成了英雄救美，现在问题来了，美要以身相许，他答应不答应？

“愿意。”

差点忘了自己一直说话不过脑子。

他一直以为姬发对自己的态度忽冷忽热，自己又总在他面前说错话，认为他别说对自己有好感，能不讨厌已经算不错了，原来他竟喜欢自己吗？

原来他喜欢我。

殷郊又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几遍，越琢磨越有滋味，越琢磨越觉得好像双脚离地，有些飘飘然的感觉了。

于是他又疑惑起来，知道他喜欢自己，自己竟是这样高兴吗？他想，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么高兴？所以他抬头回望着他。

是因为我也喜欢他吗？

这么想着，他面上忽地升起一股热气，蒸得他面红耳赤不由得别开了眼睛。

他从见姬发第一面开始，就知道他是一个倔强又富有生命力的人，就如一棵刚刚破土而出的幼苗，任谁见了都不会怀疑他未来可以成为一棵参天大树。可是他身上似乎如明珠蒙尘般被剥夺了许多光彩，让他看起来有些沉默寡淡，乃至生出几分颓败之感。

殷郊心想，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他该是春风得意，该是这世间最光彩夺目的一个。如今这样形单影只，寒冷孤独，他看着总觉得不忍心。

这时姬发缓缓地靠近他，殷郊发现后心中警铃大作。

他还想再来一次吗，我还没准备好呢。于是匆忙闭上眼睛，没有预料中的温柔触感，却感觉被人轻轻地用双臂虚虚拢住了，想必是顾及他的伤口，并未敢用力。然后一颗脑袋轻靠在了他的肩上，柔顺的发梢轻轻搔弄着他的脸颊，感觉痒痒的。

姬发的脸贴在了他的身上，声音也是闷闷的。

“你既然愿意，那我可告诉你，我是有很多毛病的。头一样就是你不能比我先死，这次是最后一次。”

殷郊听他这么说，心里甜蜜却又不住泛出淡淡的苦涩。他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大概少有人与他真心相待，他也轻易不会这样坦诚相待，如今他这样说，便真的是将一颗真心交付给自己，自己可不能辜负了他。

“你放心，我一定死在你后头！”

姬发无奈地看他，他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却还是有些感慨他的心思单纯，别人说什么便是什么，自己的嘴又笨笨的总说不清，难怪会被几个梦纠缠不休。

说起来梦，其实殷郊第一次来找他，他便猜到要找的东西是什么，只是他疑心颇重，而殷郊又心直口快，他还是留了几分余地，未全盘托出。如今既然如此，他也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了。

“你要找的东西，我知道是什么。”

殷郊张口欲问，却听见走廊里远远传来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

殷郊的父母来了，两个人惊慌失措地进来，匆忙感谢了姬发的照护，而后便对着自己儿子左看右看，从头发丝儿到脚底板检查一遍，着急上火地一会扶他躺下一会又说还是坐起来好，一会让他少说话一会又让他喝水，搞得殷郊也手忙脚乱的。

姬发看着忍不住笑出声，然后默默退出了病房。

真好，他想。

他为殷郊能拥有这样完满幸福的家庭而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这可真是奇怪。

姬发心想，他自认为并不是一个多么慷慨多么善解人意的人，可他此刻无限地希望，那个正在病床上安慰爸妈的人能永生永世地快乐下去，哪怕自己一直这么倒霉呢。

等两个人再正式见面已经是一周以后。殷郊头一次谈恋爱，两人的关系放在那里，隔了许久再看见姬发，总让他觉得别别扭扭的，甚至不好意思看他的眼睛，到处躲闪。

姬发倒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人个子高高大大的，却总是害羞，心思细腻像个小姑娘，让他忍不住心痒去逗他。

所以他不时追着他的眼睛冲他笑，又偶尔扳着脸亲他一口，最后殷郊满脸通红地打断他。

“你不是说知道我要找什么了吗？快点说吧！”

你这么着急要我帮你，我也不是白干的，总要讨点报酬吧。

于是姬发露出一副委屈的神情：“来找我就只想着你的事，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心里。”然后故作落寞地转过身去。

“你要是讨厌我，我也不会勉强你，想走就走吧。你要找的东西也不必担心，我还会帮你。”

殷郊没想惹他生气，一见这这架势也傻了眼，心中满是愧疚，手足无措。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我”

姬发回过头好奇地看他如何回答。

“我也很喜欢你。”

“你在道歉吗？”

殷郊点头。

“可这还不够。”

殷郊陷入苦思，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这样吧。”姬发终于转过身，眼中依旧放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每次都是我主动，这次你亲我一下吧。”

眼看着殷郊站在原地半天，似乎在做心理斗争，最后闭着眼赴死一样朝他冲过来，结果硬是给他嘴唇都磕出血了。殷郊不好意思地朝他笑笑，姬发看着也不禁失笑。

这个笨蛋。

虽然不是姬发预料之中的，他却出乎意料地高兴，于是就此放过了他，两人约定晚上再会

于姬发家里。

“就是这个？”

殷郊看着这个黑乎乎的好似被烧过的东西，当真是不起眼。

姬发点点头。

“这东西是我父亲在我出生那天捡到的。”他爸觉得这块铁在他儿子生日那天从天而降，必然是有什么说法，于是一直悉心保管，姬发在收拾父母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也没动它，算是留个念想。

“我能拿起来看看吗？”

“你随便看，晚上要吃什么？”姬发一边向外走一边问道。

殷郊将那块铁托在手里，只有金属冰凉坚硬的触感，也没什么特殊的。

“什么都行。”他回答道。

细细端详，那块金属并无变化，只是被他的皮肤包裹，变得温热起来，他正准备放下，却觉得这块东西似乎越来越热，几乎烫手。抬头想叫姬发过来看看，却发现自己正在一片火光之中，与之前不同，这温度是灼人的痛苦，烧得他眼前发黑。

估计又要吓坏他了。

他这么想着晕了过去。

7.

许久没下过雪了。

连年奔波劳碌，武王自己也未曾注意，如今细细想来，记忆里上一次见到雪还是在冀州。

那时大家都还年轻，未见过那样大的雪，大战前夜，许多人偷偷摘下厚重的战盔，让从天而降白花花轻飘飘的雪扑在脸上，看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大地辽阔无垠，鲜血泥泞的战场，腐朽溃烂的尸骨，麻木僵硬的人心，被这样小这样白的雪花扒住，竟然也静悄悄地隐匿，仿佛在某时某刻一瞬，杀戮痛苦这些折磨人的东西都远去了，他们也假扮成了刚出生的雪花，纯净无暇。

他当时仍是少年，也在那场大雪里，远眺着不甚清晰的前路，自以为眼睛明亮，胜券在握，却不知道雪花也悄悄扒住了他的眼睫，此后他的命运便走失在这次的大雪里，难觅踪迹。

因此第一片雪落在他的脸上时，还以为是被针轻刺了一下，直到眼前黑黢黢的大地上闪过片片的白影，万事万物又逐渐变作如记忆里那样模糊的样子，才心中怅然。

雪一旦飘起来，便积攒的很快，不多时已看不清地面的颜色。

诸多不便，如此已经可以了。

于是他挥手示意，正忙碌打扫战场的众人便停下动作，行礼退下了，偌大的空地只剩他一

人。

这雪与火，本是世间最不相容之物，烈火融雪，雪化灭火。可二者又有许多相似，雪冷静自持，悄然飘落，火炙热狂烈，熊熊蔽日遮天，然而诸多变化，最后都只余白黑罢了。

武王手持一块烧得发黑的碎块，不由得如此感慨。

祭天台方圆百米，烈火焚烧三天三夜，什么也没剩下。火灭后他一寸一寸摸索，肉眼可见的所有都化为烟尘，连那鬼喉剑也烧化了，灰的黑的混在一起，分不清明。只有这一块，兴许是侥幸被那人握在手里，还能依稀分辨出是块剑柄，被他找到了。

已经可以了，有东西在手便可以为前朝太子立碑，足以安慰殷商后裔子孙了。

他扶着膝盖站起身，眼前发黑，一阵眩晕。

老了老了。

他还未满三十便老了，往后还要接着老下去，心想未来有这么久的日子等着自己，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克殷归来，新朝初立，旧朝遗老众多，根基未稳，琐事繁多，忙得他焦头烂额。待处理的差不多，又被许多大臣催着娶了王后，急匆匆地生下几个孩子，摘出嫡长子为太子，至此，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总算人人满意愉快，能放他喘息一口。

现在他处理完政务后，就只是去看自己的妻子孩子，除此之外，闲暇时间便不知该做些什么。

王后委婉劝他什么东西都可试试，哪里都可去走走，以前连年征战，抽不开身，如今作为王上，天下太平，他尽可择出时间做些想做的事了。

他点点头。

如今歌舞升平，河清海晏，朝中百官尽忠职守，各方诸侯尽听命于天子，他又得一位贤淑端庄，秀丽大方的王后，更有子女环膝，他已十分满意，还有什么可做的？

他想了半天，终归是放弃了。

小时候生在西岐，父亲和蔼亲切，大哥温润细腻，他什么也不必担心，什么也不必顾忌，大可自由自在，肆意张扬。

可一朝风雨，所有的担子便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他的情绪便逐渐内敛克制，时间久了，他已经分不清他的欲望究竟是僵硬麻木还是早已尽数消逝。

原来自己真的老了，他想。

最近总是走神想这些以前的事情。

他摇摇头，继续低头看手中竹简，发现字迹不甚清晰，想来是烛火摇曳，需添些灯油了。

于是唤来臣使，灯油流淌，哗哗水声里灯火倏的一下变大变亮。此时乌云蔽月，伸手不见五指，黑漆漆的夜晚里这样一点温暖明亮让他想起年少在殷商军营的时光。

北方寒冷，初到实在是难以忍受。白日里流血厮杀，浑身不是敌人的鲜血就是自己的汗水，所有人热腾腾地在头顶冒烟。可到了晚上，敌我双方都各自返家，疲惫地倒在营帐里，沸腾的热血渐渐安静下来，帐外寒气便偷偷从门窗缝隙里钻进来，在周身缠绕游走，将那些未洗净的汗血变成一层薄冰，冻得人直哆嗦。

营帐外尚可搭建营火，可帐内不可燃火，大家便只能挤在一起取暖。他半夜便常常被冻醒，望着帐顶直眼发呆。有时那个人发现自己被冻醒，便偷偷拉着他躲在角落里，拿两根木棍取火。

荒山野岭里捡的木头，粗粝多刺，他问他疼不疼，那个人便在盈盈火光里漏出一个得意的笑。

“这不算疼，小心烤火别被烫伤才是。”

那个人身份尊贵，本可在单独的营帐里，可他不愿高人一等，便自求与他人同住。如今这般熟练，想必没少这样做，也没少被烫伤过。

他本来就是怕烫的。

“大王！”

那臣仆万分惊恐地跪在地上。

他闻言一惊，才感觉手上传来钻心的疼痛，慌忙将手收回。

抬起手望着皮肤通红一片。

原来被火烧这一下，是这样的疼痛。

那么三天三夜呢，被火烧三天三夜，又是怎样的痛？

“我即刻去请医官！”

那臣仆急匆匆地退下了。

“王上，这都第几次了？你身份尊贵，位高权重，您的安危关乎天下人的安危，可要爱惜身体啊。”

子旦满面愁容地劝诫他。

他敷衍地点点头。

他堪堪而立，众人皆信他年富力强，他却清楚自己已时日无多。其实许多精力在伐纣时已耗费殆尽，如今便如久绷的弓弦一夕放松，再也难复旧时样貌了。

福至心灵，他又想到一件要紧事，示意子旦细听。

“若我不测，你务必记住不要让我入棺时口中含贝。”

商周习俗，逝者口中含贝，由此被引至彼岸。

子旦面带疑惑。

“为何？”

他从胸口掏出那块遗物。

子旦一惊。

“怎还在王上手里？”

“此乃前朝旧物，我终归以臣弑君，死后要借此去找前朝君主谢罪的。”

他顿了顿，又道：“到时以此物替贝即可。”

子旦半信半疑地收下了。

他真诚地对子旦笑笑。

待人走后，他行至门口，抬头望着碧空如洗，远山如黛，白云悠悠，了却无痕。

世事无常，世间浩大，却独留这一块拇指大的小小铁块是与他有关的。

彼岸又如何，他宁愿做一缕孤魂，到这天地间去寻他的殷郊。

数年后，奈何桥上。

“鬼官哥哥。”

秀娘在奈何桥上抬手轻轻接住一片雪花。

“这阴曹地府怎么也会下雪啊？”

她生前是江南人士，从未见过这样鹅毛似的大雪，却没想到在九泉之下见到了这般景象。

“有大人物入人间道转世，大雪纷飞为他洗去前世因果。”

秀娘不禁问到是哪位大人物。

“周天子武王。”

“这位周天子不早已死了千年？怎么现在才去投胎。”

那鬼官摇摇头。

想必也是有未竟之事。

秀娘想到这里红了眼眶，生前她为有情郎伤心而死，若这大雪真能洗去因果，来世能了无痕迹，到真是她的幸事。

她一边走一边不禁喃喃道。

“当真能洗去因果吗？”

她爱极了她的夫君，可他还未同自己成婚，北方战火迭起，他便同自己分别去了边疆同人打仗，自此了无音讯。

两年过去，有人虽面容惨淡带着断胳膊断腿，也总算平安归来，有人只被送回一些破衣烂衫交给家人做衣冠冢，可漫天的哭声啼哭中独独不见自己夫君的名字。

她便不信他死了，继续等着。日日坐在家门口，一边女工一边等着她的情郎回来。家里人每劝她另觅良人，她便生气反呛，时间久了，也不知是怕了她还是因为她年纪大了，再也没人来找她。

不知不觉，她的发间生了白丝，眉间有了浅浅的沟壑。某日早上她坐在镜前，忍不住失声痛哭。

她不是哭她的青春年华，她是怕她的夫君再也认不出她了。

可恨她那夫君，活着不来找她，死了也从未在梦里寻她。人说转世投胎前，心有牵挂，便会来到思念之人的梦里。她却从未梦见过，含恨而终。

她想着想着便落下泪来。

“姑娘，你哭什么？”

秀娘闻声看见桥头立着一位公子，那人温润如玉，清新俊逸，正温和地笑着对她说话。

她还未见过这样英俊的男人，还带着泪痕的脸不禁挂上一丝怔愣。

“姑娘哭得这样伤心，可是有什么放不下的事吗？”

秀娘听罢，以袖拭泪道：“我等人等了一辈子，如今我死了，却还是不舍得放下他。”

她真想再见他一面。

那人却柔和地笑一笑，说我们两个还真是同病相怜啊。

秀娘抬头看他，不信这样的人也会有留不住寻不到的人。

“姑娘，你可知道这地府从何而来？”

见这位姑娘摇头，他又接着道：“以前人死后便是魂归彼岸，与人世再无牵扯。可人死执念仍在。不知过了多少年，生魂越来越多，执念越来越深，放不下的因果日积月累，如千丝万缕，而尚在人间的执念另一端的人亦思念已逝之人，如此的牵绊将两端连接，生魂便得机会重返人间。”

“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予取予求，从不是没有代价的。若想得到重返人间的机会，便要亲手斩断执念，忘记前尘往事，如此这般又是何等残酷。”

他伸手指向那奈何桥下。

“多少有情人在这里苦苦挣扎，既想脱离苦海，却又情根深种，不愿斩断情丝。”

秀娘见他轻叹一口气，便问道：“你说和我同病相怜，便也是有难以割舍之人吗？”

他的眼神缓缓看向远方。

“我心里一直念着他，不舍得忘记。但我心想只要时间够长，有一天心绪淡漠了，便可狠下心过桥了。”

他神色自若地说着，眼中是滴水不漏的平静。

“所以我在这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有些过路人的面孔我已见了几遍，终于有一日觉得自己算是能放下了。于是我站起身来，走上桥头，却看见了河里映出的影子。我早知他已封神，我们再无相见的机会。可是……”

说到这里，似是万般滋味涌回心头。

“那时我却只想到，虽然我晚他走不过三年，但事催人老，他会不会认不出我。”

平稳的声线有了一线涟漪，好似常年冰封的河面终于松动，漏出了裂痕。

“那时我明白，我永远都放不下了。”

他的言语平静，所言不过数语，却听得秀娘肝肠寸断，泪流满面。

于是不敢再听，连忙向他道别。

匆匆走出十数步，却又听他却在她身后高高地喊了一句。

“莫要再等了！”

那声音茫然无措，不知道是在对谁说。

秀娘终归是听了他的话，装作没有看见桥边翘首以盼的痴男怨女，低着头闷闷地走。

那位公子说的对，这样狠心的男人，她合该早早忘了他，不等他！

走着走着，只觉得这桥是真长，长到她走得腿酸心酸眼眶酸。

究竟是多少人，多么深重的执念，才能架起这样长的一座桥。

总算要到了尽头，就要迈出最后一步了，她却又迟疑了。

就在这迟疑的一刻，她听见有人喊她。

“秀娘？”

她如遭雷击，不敢相信地缓缓转过头去。

她想了一辈子的人，找了一辈子的人，就站在奈何桥上，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朝她傻傻地笑着。

原来你也在等我，你也在等我…

她痴痴地念叨着，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

她高兴极了，当真高兴极了，她终于知道她们两个的心意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他没有辜负她，她也没有舍弃他，这就够了，够了！

她搂着男人的脖子亲了又亲，两个人都经历了许多年，如今却像十五六的小姑娘小伙子一样害羞又大胆。

期间她又想起那位公子，于是紧紧握着夫君的手，她想在和夫君一起走前向那个人证明，告诉他，他终究是不会白等的！终归他也会见到他心心念念的那个人的！

于是她慌忙跑着回过头要去找他，却发现那人已不见了。

她又找了许久也未寻见，十分灰心。

你一定要去找她啊，她心想，然后呆呆地看着忘川的河水闪闪的波光。

阴曹地府的白昼和人间似乎相差亦不大，她有些不合时宜地想。

突然想到什么，这时秀娘才迟钝地抬起头。

原来雪已经停了。

“您身附天子气运，若转世投胎，必非富即贵，万事顺遂，享尽天下之最，大可放心。”

“若有人来寻我，可将这气运给他吗？”

“可以是，那您便和普通人一般，生老病死，这些人世间的痛苦在所难免。为何如此？”

“他以前在人世过得不甚高兴，我怕他不敢再来找我，算是哄哄他。”

他又笑一笑。

“我也不愿再见他辛苦。”

8.

天幕中飘着银丝般的细雨，让这驰骋许久的炎热克制压抑了许多，此时若打开窗户就能感受到微风挟着丝丝凉意扑面而来，享受夏秋交替之时的爽快畅意。

然而窗户并未打开，因为姬发说殷郊受伤体虚，不能见风。

所以现在殷郊就昏昏欲睡地躺在姬发腿上，任由他一手拿着扇子扇风，一手五指成梳，有一搭没一搭地拢着自己头发。

他有点疑惑，问姬发扇子扇风不也是风吗，有什么区别？

姬发摇摇头，认真地说，不一样的，他用扇子扇出来的风是有人气的，有利于他恢复。

于是殷郊半信半疑地躺在他腿上。

当下殷郊被抚得愈发昏沉沉了，无聊对着姬发的眼睛发呆，脑子因为不甚清醒开始不受限制地胡思乱想。

两个人初见的时候，他就特别地喜欢姬发的眼睛，每次被他看着，都让他感到很熟悉，很心安，躁动的心也因此而平静了。

他觉得那瞳孔里似乎燃烧着和他主人雪似的冷冰冰的气质全然不同的炙热，又热烈又坚韧。

还有点执拗。

于是他继续盯着，像做阅读理解一样继续研究。

姬发看着眼前的人傻愣愣看自己看直眼的样子，只觉得十分可爱，忍不住笑了，问他在看什么。

殷郊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显得自己好像被美色所惑一样，眼神飘忽，随口道：“我还是有点热。”

姬发在他额前一抹，确实有一层薄汗，没想到这个人性格活泼，身体也像个火炉一样。

所以窗户还是打开了。

其实姬发本来问殷郊要不要开空调，还警告他开太低也对身体不好。

殷郊却嘿嘿一笑，伸手捏捏他的脸。

“你怎么这么听话？”

姬发不由得失笑。

“你不喜欢听话的？”

殷郊认真思考了一下，道：“你听话我就喜欢听话的，你不听话我就喜欢不听话的，主要看你愿不愿意听我的话。”

姬发看着他清澈诚挚的眼睛，心里默默叹了一口气，这样的话如果出自别人嘴里，他一个字也不会信。可是听他这么说，自己却心头一颤，怕不是彼时他要天上的月亮，自己也当即就要去给他摘下来。

“这话你以后少说。”对我心脏不好。

殷郊撇撇嘴。

“不听就不听，怎么这么凶。”

说罢又似乎想到了什么：“其实你以前挺听话的。”

姬发脸一下黑了，起身打开窗户，对着外面生气，不去看他。

姬发知道这个以前不是指他俩刚认识的以前，而是指他俩上辈子的以前。

那天殷郊又晕倒，他虽然心慌，却有了经验，知道无性命之忧。探了探他的鼻息，呼吸绵长平稳，便彻底放下心，将他放在床上，又想了想，自己干脆也爬上去搂着他睡着了。

等他感受到有什么动静缓缓醒来，睁开眼睛，便看见殷郊正直直地望着他。看见他醒了，缓慢地低声叫了他一声。

“姬发。”

他露齿而笑，正想贴上去亲亲他，却看他眼神放的很远，似乎透过他在看很远的地方。

感觉不对劲，他皱着眉喊殷郊的名字。

殷郊听到后方如大梦初醒，眼神逐渐聚焦，眼中终于映出了姬发的身影。

然后殷郊说他全部都想起来了。

姬发有点懵，皱着眉问他什么全部。

他说全部的全部。

姬发犹豫要不要给他补补语文。

殷郊给姬发讲了许多事，他说自己是被神仙一脚给踹下来的，姬发只觉得他想象力丰富，这么大还像个小朋友一样，看着这个人又可爱了几分。

“那个死崇应彪，说受武王所托来帮我下凡，还没等我打扮打扮换件衣服就一脚给我踹下来了。”

他愤愤地说。

“公报私仇，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你还要回去？”

“不不不，我当然舍不得你，我是说等我死了。”

姬发又被他逗笑了，无奈地摇头。

他本来只是哄着殷郊开心，权当听个乐子。可是当殷郊说到他被亲父斩首，脸上漏出一副悲戚的样子时，又忍不住伸手将他搂在怀里。

“我不怕死，可是姬发那么傻，自身难保还来救我。我本来就难逃一死了，他还不如早早回家，少受点苦。”

姬发安慰他：“叫我弃你而去，不如让我当场死了。再来一百次我也会救你，不要难过了。”

殷郊紧蹙的眉头舒展了一些，继续讲道。

“后来我死了变成游魂，还看见他种了树等我回去，你说他那么聪明一个人，怎么也变傻了？”

殷郊又说他还看见姬发在九泉之下等了许多年，又说他平白将许多气运给了自己，言语间疼惜思念可见一斑。

“等等。”

姬发听他说了许久，心里原本的怜爱逐渐变味了。

“你更喜欢谁？”

“什么？”

殷郊一下愣住，听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这么一句，一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说，你喜欢那个姬发还是我？”

殷郊反应过来，有些哭笑不得。

“当然是喜欢你。”

他笑着说罢，脸上却多了几分怅然。

“喜欢那个姬发的是他的殷郊，早就死了几千年了。”

姬发满意地点点头，看他眼中有泪光，又按着他的脖子，贴着他的脸颊柔声道：“你不要难过。”

“前尘往事在你这里是一场大梦，可我们如果真是他们俩的转世，谁又知道我们是不是他们做的一场美梦？谁是谁的梦，你能分得清楚吗？我只知道有一样是真真切切的。”

他把殷郊的头扳过来：“我对你的心意，他对他的心意。”

他在听见那个姬发在余生寂寞苦等的时候，便知道殷郊所言非虚，因为他虽然未亲眼见过那个姬发，却足够了解自己。

殷郊听完怔了一怔，感慨般的低头笑了。

不过说是这么说了，姬发还是觉得别扭，总不自觉地和那个姬发比较。

“他好看还是我好看。”

“你们俩长得一样啊。”殷郊苦恼地回他。

“他是皇帝，可比我厉害多了。”他酸溜溜地说。

“确实，你们两个的确有不一样的地方。”

姬发想，果然，我就知道，你只是喜欢我的灵魂！

“你没他当皇帝的狠心，你不舍得丢下我。”

“不过我也没那个太子狠心，舍得留下你一个人。”

殷郊一双眼睛真诚地看着他。

那天确实很热，两个人脱衣服都非常快。

原来这事还没过去。

此时殷郊看着姬发阴沉的脸恍然大悟。

“你们两个本来就是一个人，而且他早就死了。”

殷郊等了一会，看他还是一动不动，就撅着嘴要过来亲他。

姬发一把捂住。

“我觉得那个太子一片赤诚，心忧天下，真是一个值得仰慕的人。”

殷郊没想到他突然开始说这个，漏出来的两只眼睛疑惑地眨了眨。

“如果我能见到他本人，一定也会心甘情愿地跟随他。”

姬发说着，双手交握置于胸前，做出一副向往的神情。

殷郊听罢心中不虞，干巴巴地说：“他那么莽撞有什么好的？”

“你也没比他好到哪去。”

姬发冷冰冰地看着他。

殷郊忿忿地坐起来想反驳他，张着嘴半天口都干了也没想到如何反击，却看见姬发似乎并未期待自己如何回他。

直到这时他才迟钝地反应过来。

他掰开姬发的手，冲他释然地笑笑。

“说实话，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像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就像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牵过来。”

姬发听见他这么说，脸色变得煞白。

殷郊却轻轻抚上他的脸，轻轻地说：“可是就像你说的，我到底是太子殷郊做梦来见他的姬发，还是普通人殷郊做了一场荒诞的梦？我分不清，也无所谓。我只是被那根线牵引来见你，喜欢你是我的事。”

他虽然看起来好像粗枝大叶的，可是看见这么多的往事，心中难免有许多感慨。

以前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以为人活一世，一定要做英雄，做最值得做的事。可是如今知道了这些往事，他发现值不值得，只关乎自己。在乎，那就值得，不在乎，那就一文不值。有的人是英雄，却做了一辈子不值得的事。

“他们在乎的事情很多，看天下百姓胜过彼此，但是我们此生只是两个普通人。我想，百般折磨，大喜大悲固然可以证明山盟海誓，可是落在自己头上，只是生老病死就足矣。所以我们比他们幸运地多，只需共渡生老病死就行了。”

姬发将手覆在他的手上。

“姬发真是好运气，能碰上殷郊。”

两个人一起笑了。

此时雨过天晴，阳光不仅洒在他们两人身上，也洒在了学校里那棵郁郁葱葱的大树上。无数枝条交织缠绵，彼此厮磨，虽然夏去秋至，终有一天落英缤纷，两两相隔。但是四季交替，世世代代，无穷无尽，终会有再相见的一天。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